

虞，知必煞费经营，鸿章同病相怜，无能助力分忧，实深惭报。十字河工鄙见以为可缓，移缓就急，在执事之一言，淮粤捐款非咄嗟可集也。

致阎丹初侍郎

光绪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

自丙寅冬间通问后，想望丰采，忽忽十余年。每念时事日艰，若长者强起应召，必有起衰振敝之功。偶在朝右与当轴历数并世人才，金推执事，如翔鸾威凤，可企而不可及。今三晋凋瘵至此，乃举吾丈于草莽之中，畀以督查之责。叠读大疏，幅幅流民图，辄为掩袂屑涕。沉翁请假山左六十万，势非得已，无如东库经数任挥霍，情形大不如昔。稚璜兄所称未知果合前后事，勘验实在否。式翁谨司管龠，前允十万似嫌过少，鸿章从旁复竭诚推挽，冀稍助执事艰危于万一。顷得复书录呈沅帅欲全数拨至尊处，或多运购两万石之粮。直境荒歉亦甚，德薄召殃，疚心曷已！

复沈幼丹制军

光绪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

招商局事，芝田查复甚为详切，召民亦略有议论。顷已参酌各禀，与前致总署函意叙折复陈，敬列台銜，容即咨呈。不通商口岸一节，鄙意原注在内湖内河，各省官轮船随便往来，向无禁忌。今若另为商局开一门径，立法严密，无甚流弊，他日当有余力，能造浅水小轮船，似更活泼。总署既疑虑多端，执事亦不甚谓然，虽芝田禀内曾及此层，已遵示作为罢论，第于夹片承运官物内引伸及之。英茂文已允添拨苏漕，但恐后来活动，不得不就

此定案，尚乞鑒原。至辦事在和，尤在專，一語名論不磨，至為欽佩。在事五人本極一時之選，各有短長。景星初尚專一，自雨生招令入閩後，漸涉紛駁。兩年以來，局事最為紛拿，徐雨之獨力揅撐，艱苦萬狀。而粵人性復不受諫諍，同事多與齟齬，然無雨之，則已傾復。昨來津辭差，未敢遽允，并催令景星回南襄助。此次既奏定章程，以後無論何人坐辦，只要照章清理，浮議當可漸息。向例辦公專靠五分用費，似無從另籌優饒，或俟有贏余，年終倍給酬勞耳。掛名只盛杏蓀、朱毅甫，倘再求退，可否聽其自去，免致意見歧出，風浪暗生。各員晉謁時，務懇嚴切提撕為幸。敝處前購炮船四只，筱宋來函請暫留台防，若雨生復出，未必遽肯放手。承屬提款另購兩號，亦不敢辭，明春赴津後商定再行報命。筠仙心緒煩懣，口不擇言，殊堪憐念。前緘勸以此等文字後可不作，未知肯採納否。直、晉、豫災區迄未得大雪，來春更無生機，蒿目時艱，日切危懼。蘇守厲精圖治，甚有風力。吳中寄來風謠三十絕，語多刺諷，紳情固不甚順，能吏亦宜保全，未審曾達執事之聽否？敢以抄呈，能否設法調停之。

復陳俊臣廉訪

光緒三年十二月初八日

礦務之興利，勝于勸捐抽厘。一語破的，近人泥古不化，有碍風水，則士民迂見易聚難散，則官場套語，實皆不思不學而已。式帥過津時，席間略與談及，似尚格格不入，蓋閱歷中外世故過深，隨聲附和，不樂為惊俗創獲之舉。執事既深求利害，灼然不疑。新方伯余紫垣在黔欲興礦而未能者，將來必可同心合力，左右贊襄，以冀山左數千年未發之地寶，一旦捷足先得，免致外人覬覦。濰縣煤產甚佳，以疏通運道為要策。辦一处，須興一处，異議自息，推廣較易。吾宗去腊密陳之件，殊太唐突，究